



我在波士顿,我是达州人

□邹砚池

“你是哪里人?”
“我是北京人”,“我上海人”,“我是成都勒”……

出国留学,被问过最多的问题,除了姓名,便是“你是哪里人”,“你来自哪里”诸如此类的问题。独在异乡,能寻到同根老乡实属不易,一口乡音,聊聊家长里短,是对思乡情最好的慰藉。

“你来自哪里啊?”初来乍到时,中国朋友如是问我。

“我是达州人。”我内心深处这样想到,然而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没让我将这个答案脱口而出。

“我老家是达州人,但在成都念书。”

“哦,成都不错呀,很安逸的城市……”

话题扩展到了成都和他的家乡上海,然后又扩展到了四川和江浙,但无论如何,达州,这个问题的关键词却被跳过了。

被跳过并不奇怪,对一个连四川都不太熟悉的人而言,怎么可能知道达州呢?一个来自上海的人,如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,亦不会对达州有任何兴趣,我强聊下去,只会让话题戛然而止。

更深层的原因,我内心深处自我保护的本能亦是存在的。面对一群留学同学,或许成都是个相对能拿出手的地名。

但事实上,我的的确确是达州人。我出生在凤凰山脚下,饮着州河水长大。在鹿鼎寨逮过蜻蜓,在莲花湖坐过游船。七小曾有

我朗朗地读书声,也曾为打篮球,和朋友翻过达高中不高不矮的院墙。这所有的痕迹,都是我在达州的足迹。如今我有幸能在国外留学,与来自上海的朋友殊途同归,本应自豪的事,却没能让我自信地说出它的姓名。那天晚上,并没有人知道我羞愧难当。

时间过去了好久,一次偶然的机,我竟得知我上海的朋友原本也并不是上海人,而是来自福建温州的一个小镇。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经比初次见面要熟悉得多。那天,我们坦诚相待,彻夜畅谈了自己的家乡,我告诉了他凤凰山上的辣子鸡有多带劲,他也告诉了我东海边的梭子蟹有多美味。我从他的语言中能体会到他对家乡亦感情浓厚,并没因上海的软红十丈而有些许丢失。对故乡的追忆和眷恋是我们畅谈的契机。那天晚上,除了这位朋友,亦没有人知道我酣畅淋漓。

我不知道在留学圈中,还有多少这样的小城市在交谈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过。那些“来自北京”“来自上海”“来自成都”的背后,有多少魂牵梦绕的小镇,才是梦开始的源头。当然,如果面对除了“北上广”便对中国一无所闻的老外,表述“Hometown of Panda”更有助于理解区域,但当面对着中国人时,勇敢地揭下虚荣的面具,自豪地说出家乡的名字,把家乡的名字留在他的印象当中,则是留学在外,对家乡最好的回馈!

我在波士顿,我是达州人!

我是万源背老二

□张镭

从十四岁到十七岁,我当过三年多正儿八经的背老二。

当时我的家,位于巴山腹地的万源县堰塘公社下叭口村桑溪河组。难得的一脚踏三乡:堰塘公社、蜂桶公社、旧院区。离我不到两百米的一个院子,三户人家,三个乡镇管辖,其中同胞三兄弟,所属两个公社。我们去哪个乡镇办事都要走三十多公里,是典型的大山区,沟壑纵横,山高坡陡,道路崎岖,全是羊肠小道。没有公路,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全靠人背肩扛。

那时,还是七十年代,大集体生产,靠工分折算分粮吃饭,家家都穷,温饱困难。我兄弟姊妹十人,排行老九,为了读书的费用,在寒暑假期间,我别无选择地加入了靠人力背运货物赚钱的行业——背老二。

鸡叫头道(晚上两点多),母亲在一灯如豆的桐油灯下做好早饭,就催我起床吃饭,然后背上木制背夹、棕片背搭、木头打杵,拿起用柏树皮捆绑的火把,点燃出发,不时地轻摇几下,加大火星照路。从蜂桶公社的供销社背鸡蛋或锄把到旧院区食品站,回返时再背盐巴布匹及百货,每次背驮八九十斤,用时一昼夜。那时没有塑料瓶子,就用竹筒装水,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包谷芯用布缠一下插进竹筒口,防水溢漏,绑在背夹上,渴了,取下来喝一口。一根细麻绳系上一条旧毛巾吊在背夹的顶端,出汗了,顺手拿来擦一把,饿了,就啃几口包谷米煮好后盛在碗里用手和成饭团的“冷饭坨坨”。歇气叫打一杵,领头的在前面先要看好适合大家都安全的位置,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货滚下山沟或者河中。有时还和大人们一起吼一段半荤半素的山歌:

太阳(那)落坡下山黑(也),
情妹(那)问我哪哈儿歌?
干哥(那)来你床上坐(也),
莫把我(那)嘴巴锤出血。

相互之间有五六米的距离,是防止前面的人摔倒伤及后

者。每一个人打好杵站稳时,都要释放大喊一声:嘿……哎,回荡山谷,惊鸟乱飞。

天黑了,找一个么店子(农家住宿)住下,连吃带住一顿五毛钱,第二天继续赶路。来回行程一百三十多公里,可以挣两三元。一个背友背一百多斤鸡蛋,快要到终点时,因下雨路滑摔倒,鸡蛋全部破碎,蛋黄蛋清从头到脚粘了一身,倒赔十多元(当时一角钱一个)。心疼了好几天,我们好说歹说他才接受了大家提供的食宿开支。一个背友不慎摔断大腿,在家养伤半年多,大家给他凑三个孩子的学杂费用,送去红苕包谷,洋芋蔬菜,还抽空帮忙打柴挑水。八零年初夏,我背力的棕背搭烂了,想换一件新的,和么弟趁星期天下雨不能背货,去大河里钓鱼换钱买背搭。过河回家踩到河中间时,突遇滚滚洪水从拐弯处扑面而来,很快淹没了我兄弟俩,在挣扎一里多路后,大浪将我冲到岸边石头上,弟弟不见了。邻居和背友们连续找了三天,后来在两公里外找到了已经腐烂变形的遗体。那时,我十五岁,弟弟十三岁!从此至今,我再不挥杆垂钓。

十七岁那一年,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新闻系采编专业,陪背友们走了最后一单货。一路上,全是祝福和羡慕,叫我以后当了官莫把他们忘了,如果找了一个穿裙子和高跟鞋的女娃儿,要带回来大家看看。结账后,我将赚来的三元多钱请大家简单的搓一顿,我端了人生第一次酒杯。背着空空的背夹和空空的荷包回家了,父母说:“不吃亏,请得好,你是最后一回背力”。

上大学的前一天,我把背夹和打杵扛到大河里,用刷子翻来覆去洗了十几遍,溅在脸上的水珠和泪水交织扑面,五味杂陈,酸甜难辨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和家人一起吃过母亲做的早饭,悄悄地用双手轻轻的抚摸了背夹、背搭、打杵,然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叮嘱声中挥泪出发了……

实实在在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用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意大利都没出线 你怕什么

赵医生很爱国,没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,基本上不看,因为不知道该给哪个队鼓掌。如果没有喝彩的对象,于我而言,如同没有表白的暗恋,付出了没有回报,不是我的风格。

4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,对我没有任何吸引。老公想培养我的足球意识,多年前的一场比赛(真不记得哪两只球队),大概比较关键,他准备好一些小吃,深夜把我从梦中唤醒,殷切希望我陪他看球赛。不忍扫他兴,坐在沙发上努力睁大双眼盯着屏幕。

半小时过去了,球场两边的人群,一会儿奔跑往左,一会儿撇腿向右,翻滚腾挪,看得我眼花缭乱,解说员忽而高声激动:“好!XX得到了球,他绕过……射门!”;忽而哀婉叹惜:“哎呀,太可惜了,就差那么一点!”我就想不明白,在快速移动的人群中,他是怎么准确辨认出那谁谁是谁谁?

老公为了提高我的兴趣,跟随解说员的讲解夸张地激动着,配合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,很着急踢了这么长时间还未进球,实在对不住他夸下的20分钟内肯定进球的海口。

见我索然无味、睡眠迷离的模样,他抓住一个球员越位例子,拿来纸和笔,画图给我讲解越位规则。然后问我懂了没,看他满怀期盼的眼神,我答懂了。然后问:那不是每个球员传球时都得左右看一下,判断不越位才能踢吗?如果越位了球又该谁发?裁判们眼光怎么那么毒,一群乱糟糟跑动的队员,怎么看得清哪个前哪个后?判断错了怎么办?估计这时老公崩溃了,从此再也不邀请我陪他看球了。

也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杯总是晚上踢。老公见不能把我变成同盟军,开始打儿子的主意,但儿子读书任务重,耽误不得,好容易今年高考结束,他迫不及待预约和儿子看几场比赛。

两爷子在沙发上看比赛,电视中传来“德国战车……”,一旁看书的我接口:“不是说德国被淘汰,没进世界杯呗?”

“那是意大利队,你又乱说。”儿子回答我。

“哦,那他们两个队哪个厉害?”

“都厉害。”

“是德国队把意大利淘汰的吗?”

“不是,他们没在一个小组,是……(此处省略200字)”

“C罗不是打不成世界杯了?”

“C罗是葡萄牙的。”

“好容易记得意大利有个罗什么的,还错了吗?”

“罗西是意大利的。”

“对,那他打不成世界杯了?”

“他已经退役很多年了。”

儿子好脾气地给我解释,老公一旁坏笑,就是不学段子中的老公掏钱掏卡让我离开。我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,喜欢不断探索自己的未知领域,我开始一边百度,一边虚心请教两爷子。

然后知道了世界杯选拔的机制,以及这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落选的原因。也就是说,因为分组的原因,很多比意大利弱的球队打进了世界杯,而4次获得世界杯冠军、以经典的防守反击战术著称的意大利队无缘今年的世界杯。

正在等待儿子高考成绩揭晓,焦虑不安的我,突然有点释然。网上疯传的段子,北京考生530分上北大,四川考生530分落榜当保姆,地域不公平的现象,原来是世界通病。地域发展不平衡,导致地域上生长的人群有完全不对等的结果,此事古今难全,中外难全。

意大利进不了世界杯,后果是什么?再等4年,重新打小组赛,机会重来。孩子高考成绩不如意,后果是什么?读一所普通院校,再等4年,努力考研攻博,再创机会。

意大利都没出线,你怕什么?